

第四十二回 清內地松帥喜成功 征苗疆大兵齊出海

話說兵丁頭頂大鍋，冒箭衝突，松勇當先來戰邱廉，鬥了幾合，回馬就走。邱廉招呼人馬隨後趕來，松勇倒退四五里路。到了山彎裡，一聲炮響，兵丁將鐵鍋一齊丟在地下，邱廉領著馬步兵，直追上前，馬走快了，那裡留得住？望鍋上一衝，馬蹄都陷定拔不出來，進退兩難，連步兵都擠住了。松勇領兵殺回，松筠等在後一抄，前後夾攻，腹背受敵，山彎裡又施展不開，殺得賊兵走投無路，屍積如山。邱廉棄馬，雜在小軍中，爬山越澗，逃回城裡去了。

寶珠趁勢將城圍定，眾賊膽都嚇破，一夜數驚。花帥也知孤城難守，要想回兵，無如邱廉不放心女兒，立意不肯。又守三天，實在支持不住，只得開了城門，奪路而去。寶珠傳令，緊緊追趕。十停人馬，走了七停，一停投降，兩停被殺。由諸羅、彰化、鳳山等處，一直趕到淡水，七停賊兵中，傷去大半，童家弟兄來接應，苗兵爭先上船，落水者不計其數，又把船爬翻了好幾只。船上用刀亂砍，手臂卻被砍斷，哭聲震天。

寶珠看見這種狼狽光景，心中也有些不忍，約退軍士，吩咐一員偏將，飛馬出來，口傳號令大叫道：「苗兵聽著，元帥體好生之德，窮寇勿追，放爾等一條生路，爾兵等不必懼怕，依次上船，好好回國，傳諭苗王，教他早為預備，俺元帥隨後來也。」苗兵聽見方才放心，一個個歌功頌德，感激不盡，慢慢上船回苗疆去了。

寶珠領兵進台灣，著人搜檢羽黨，辦理善後事宜。由電報拜本入都，說全省疆土盡行恢復，內地沒有一個賊兵，請旨出海，平定蠻方。就同墨卿駐紮台灣，訓練士卒，養歇軍兵。全省官員都來賀喜，這些地方恭應督撫趨奉的，也說不盡。

不日聖旨下來，著實慰勞，寶珠升協辦大學士，賞戴雙眼花翎；墨卿兵部尚書，賞戴花翎；松勇總鎮銜，盡先副將；松筠盡先即補知府，賞加道銜；劉斌、木納庵等有功將士，都有封賞；許炳章開復原官，連依仁都有議敘。寶珠、墨卿領眾謝恩，擇定十二月初八日出口，留下幾員大將，協同地方官守各處城池海口，下諭督撫應付糧草，勿得違誤，致於軍令。著李文虎替劉斌代印，調劉斌隨征。請公主暫住泉州。因趙瑾為人精細，著他領十員副將，做各路防禦使，就將公主托他，暗暗留意。

點松勇為正先鋒，劉斌為副將，松筠、木納庵為左右先鋒，統五萬大軍為前隊。選五千少年精勇，蜀錦纏頭，團花戰襖，大紅戰裙，薄底戰靴，各執繡旗一桿，號為錦衣軍。又選五千名藤牌手，各穿元青（ㄛ登）褲，裹足纏腿，護定馬前馬後，就留在船上，宿衛中軍，派在二十四名飛虎大將部下領帶。後來苗兵見了飛虎龍鳳繡旗，都知松帥親自臨陣，人人駭怕，個個寒心，甚至於不戰自亂者。這是後話，表過不提。

寶珠分撥已定，水陸大軍都上了船，一列舳艫，千里蔽空，放了九通大炮，奏樂三番，搖旗播鼓，出海而來。寶珠伏在紫雲扇上，憑欄而立，看那外洋風景，大不相同。但見海闊天空，一望無際，凍雲壓地，波浪接天，軍中大小戰船，依次而進。寶珠心中爽快，顧紫雲笑道：「大丈夫不當如是乎？」紫雲瞅了一眼，含笑不言。

寶珠在船上無事，細看張山人的地圖，暗想好個險峻地方！這獅子口，以及地戶、天門兩關，如何攻打呢？暗暗籌算，只好隨機應變罷了。在路非止一日，那天已抵苗地住船。陸兵上岸，紮了大營，四面探看，不見一個苗兵。原來苗兵已被寶珠殺寒了，不敢出頭，守定獅子口的隘口。

寶珠率領諸將，看這獅子口，好個險要所在，兩面高山對峙，中間一條小路，只容一人一騎，四圍都有亂山，更無別路。聽見谷中金鼓齊鳴，人馬喧雜，寶珠暗自著急，就這第一要口，把我就難住了，且回大營，再為商酌。再說花帥、邱廉那日敗兵出海，邱廉就要回島，花帥道：「我們兵馬敗回，小松必來征伐。大王且同回我國，再作良圖。況我國山川險阻，小松若來送死，正可一戰成功，以報前日之恨。」邱廉應許，回到苗疆。

殿齊走馬回國，見了苗王，哭訴敗兵之事，又替邱廉再三請命。苗王暗想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人家既然殺來，也沒有一個不對付之理。傳旨仍著花殿齊為帥，教皇姪撒麻監軍，又撥了幾十員大將，二十萬苗兵，前去迎敵。殿齊奉命，會合邱廉兵馬，屯紮界口，二人畏寶珠如虎，不敢出兵，只得谷口立營，以為長守之策。

寶珠回船，心裡斟酌，又把張山人的地圖，展開觀看，由獅子口進去，還有錦江、地戶關、天門嶺，是險要去處。過這幾處，就離國都不遠。其餘雖有幾個小關隘，可以不戰而定。這獅子口是苗疆的門戶。再看地圖上，八面山岡，倒有一條小路，險不可言，人跡不到，其中毒蛇怪物，充實已滿，而且荆棘叢生，人也不得進去，這一條路到獅子口背後，只有二十里。

寶珠看了一會，同紫雲商量道：「雖有此路可通，但這般險僻，那個敢去呢？我是腳不能走，不然倒可以試他一試。如今都怪你替我裹得這一點子腳，教我寸步難行，才知道女人是真無用的。」紫雲笑道：「你怪我幹什麼，我只知道你將來在衽席上交鋒，誰知道你今日在疆場上戰仗呢！」寶珠啞了一口，道：「我同你講正經話，你倒來取笑我，你真不是個好人。」

紫雲笑得格格如花枝亂顛。寶珠道：「我去走一遭罷。」紫雲笑道：「小祖宗，你可別嚇我罷！此刻不必預為愁煩，明日且去攻打，如萬不得已，再派人去上這條道路，圖個行險僥倖。」寶珠點頭。次早天明，點兵進攻。眾兵將一擁而入，谷裡槍炮弓弩，亂放出來，這條窄路，有半里多長，眾人施展不開，退又退不及，倒傷了許多軍士。

明日寶珠吩咐眾將用擋牌在前，雖可擋些弓矢槍砲，到底一夫擋關，萬夫莫開，依然無功而回。一連三天，極力攻打，無如他這地勢占好了，任你千軍萬馬，全然無法可施。寶珠傳令也就不叫攻打了。今日已是十二月二十八日，寶珠大張告示，歇軍三日，慶賀新年，初三日開兵，並力征戰，不破獅子口不許歇兵。滿營佈告，又挑著許多美酒，各營分送，歡聲如雷。

晚間，寶珠傳松勇進內艙，雙膝跪下。慌得松勇也跪下來道：「少爺折殺我了，有話請起來講，松勇在府裡受太太、小姐、少爺厚恩，另眼著待，教我赴湯蹈火，都不敢辭，少爺何必如此？」先扶了寶珠起來，自己才敢站起身來。寶珠道：「我有一件事求你。」松勇道：「少爺言重了，無論軍中將令，就是少爺的話，我敢違拗的麼？」

寶珠道：「不是這等講。這個獅子口是萬萬破不開的，破不開這隘口，如何進兵呢？我現在尋出一條小路，只有二十里，就到獅子口後路，但是幽僻異常，毒蛇怪獸，也不知多少，且有荆棘難行。我想來想去，別人萬不能去托他，惟有你是我的心腹，只好仗你的威風，借主子的洪福，如能行險僥倖，是你的平蠻第一大功，我自然極力保舉。我這幾天大張告示，慶賀新年，不過是這等話。」

心，攻他個出其不意。你如肯去，我替筠兒做你個幫手，你道好不好？」這句話就是寶珠的奸詐之收拾人心法。

松勇聽罷，忙道：「我去就是了。至於二少爺，萬不可履此危地，太太親生，只有一位少爺，倘有疏虞，如何是好呢？」寶珠深深一揖道：「足見你忠君愛主，公私兩全。三十日午後，領五百精勇前去，二更到彼，三更天動手，我在外邊點齊兵將，專候你信炮接應。」二人說定，松勇要出地圖來看了一看，然後辭去。後日黃昏之後，寶珠選了劉斌、木納庵等十員勇將，三千雄兵，八百名藤牌手，伏在谷口外邊，專候動靜，一齊進兵。

且說松勇三十日午刻，將自己訓練的五百親兵，傳進營中，打開幾壇好酒，備了許多美肴，同眾席地而坐，大飲大嚼，喜笑歡呼。吃到未末申初，就將此事與眾人說明，眾人皆有難色。松勇忿然按劍而起道：「我身為大將，尚不惜死，爾等性命獨尊貴乎？」眾軍唯唯聽命。松勇道：「大丈夫死於疆場之上，以馬革裹屍，方可留名千古。今日之事，有進無退，誓以一死報國！不同心者當斬而後行！」說罷，掣出劍來，怒目而視。

五百人齊聲道：「願隨先鋒效死！」松勇大喜，笑道：「貪生怕死者，非松家之軍。」於是紮縛停當，帶了繩索絨氈硝磺刀斧之類，奔小路來。松勇自己當先，領著五百人掘開亂石，進去果然荊棘如刺，怪石如刀，十分難走。松勇在前，撥開荊棘，不顧高下，望前亂奔，顛踣無數，松勇全無退志，極力向前。遇見無數蟒蛇猛獸，還有車輪大的蝦蟆，用刀斧砍去，並不見血，流出白漿來，只得把槍炮亂打，硝黃亂烘。也有高不可攀處，也有深不見底處，就用繩索牽掛，或用絨氈裹住身軀，滾將下去。爬山越嶺，迤邐而行，五百人也拼命追隨，還傷了二、三十名軍士。

二十里路，直走到三更天才到了。個個都有傷痕，或碰破頭顱，戳傷腳趾，鮮血迸流，不知疼痛。松勇同眾軍喘息一會，定了神，放起三個信炮，發一聲喊，飛奔殺來。松勇同這些兵丁，都是不顧生死來的，動起手來，怎肯放鬆？亂砍亂殺，眼都殺紅了。松勇這兩口刀，如同砍瓜切菜，週身腦漿護滿，好似血人一般。

這裡苗兵知道松營慶賀，並不開兵，大家歡喜放心，又是除夜，也就慶賀起來，吃得爛醉如泥，縱然防備，也不過阻住谷口，萬不料背後有兵殺來。此時從睡夢中驚醒，只說將軍從天上飛來，沒一個拈得槍棒的，又聽得招呼：「松勇來也！」就是那個飛天大將，都經過他的利害的，連那些兵器也不知在何處，抱頭鼠竄而逃；有些醉漢動彈不得的，就被踹死。

寶珠在外候信，到三更還不見動靜，深替松勇耽心。到了三更半後，才聽見信炮發動，傳令進兵，寶珠親自督隊，眾將下馬，各執擋牌短刀，直衝進谷口，裡應外合，獅子口立破。花殿齊、邱廉醉臥帳中，聽見人聲鼎沸，官軍殺進隘口，衣服都穿不及，幸喜眾將保護上馬，領苗兵敗回錦江。

寶珠鳴金，不必追趕，獲到馬匹器械無數。就將大營移進獅子口駐紮，仍令墨卿監督後軍，專折保舉松勇，部下四百餘人，皆有重賞。傳令歇馬三日，再為進兵。寶珠自回中軍大帳，紫雲、綠雲也接進來。寶珠吩咐行廚，治了一樽酒，同紫雲對酌。不知二人有何話講，且看下文分解。